

<< (上接1版)

在平常的接触中，大伯也偶尔提醒他，不管是到凤凰还是张家界，都不要把他的行程告诉别人，不要打扰地方工作。

但也有例外。有一年，黄老女儿黑妮在机场用护照换取登机牌时，因为工作人员一些误会，导致无法登机误了行程。有些委屈的黑妮就跟老爸打电话说了这件事。先生十分生气，跟姜玉平说：小姜，我过来了，我要找他们的麻烦！

机场方面负责人听说后，连忙过来和姜玉平沟通。姜玉平把大伯在酒店安顿下来后，就做大伯的工作：大伯啊，人家机场都承认错误了，那就算了嘛。

看了姜玉平半晌，大伯说：那行吧，就这样了。

对于大个性的黄永玉而言，这样的忍让是不多见的。归根结底，还是他真在乎家乡的人和事。

有人说，先生差点就成了中国最后一个侠客。12岁那年，他站在沙包架子底下做了决定。湘西汉子黄永玉，这辈子要当侠客，浪迹天涯。后来，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也影响了他，让他即使是功成名就之后，骨子里依然活得像百年前的侠客，按照江湖规矩过日子，待朋友赤诚，见长辈谦卑，和三教九流交朋友。

你说多少就多少

在北京，有人到家里看望黄永玉先生，进屋一看，都是陌生面孔，坐他家里喝茶、看画、侃大山，每人手里一根他的雪茄！热热闹闹招待了一下午，把人送走了才知道，全是下午在公园买鸟认识的路人。

对于故乡，黄永玉先生是怀有深厚感情的。1979年秋，国画大家吴冠中把张家界之行说给了黄永玉听，他把张家界形容成一颗失落在湘西的风景明珠，黄永玉一听自己家乡还有自己不知道的绝美风景，立马坐不住了。1980年5月，他与夫人便来到了张家界。不久后，他又与表叔沈从文一起再上张家界。

此后，黄永玉先生多次到张家界探亲访友、采风创作，到底来了多少次，没人说得清。

2001年，先生一行从凤凰到张家界来，下榻天门山大酒店。一大早，姜玉平陪同先生到广场散步。两人边走边聊，有时也眺望一下远处的天门山。彼时的天门山景区尚处于开发之初，名气不显。看到云气缭绕的大山，姜玉平心里一动，说：张家界又开发了一个新景点，就是眼前这座山，大伯有没有兴趣把她画下来，帮助张家界再出名一下？

连姜玉平都没想到，话刚说完，先生竟欣然同意。

激动的姜玉平马上把这个信息告

黄永玉张家界二三事



在喻广浩（后排左一）许宗亮（后排左二）黄俊杰（后排左三）见证下，黄永玉为姜玉平（右一）画像。

诉了天门山景区公司张同生董事长。2月24日，酝酿了几天情绪的大伯在八尺案台旁，取下了叼在嘴里的烟斗，起笔，作画！

三天后，画成。先生意犹未尽，在稍事休憩之后，在画上端空白处，如行云流水一般写就435字的长跋，洋洋洒洒间倾注着对此地此山20多年间巨变的赞美之情。其中，专门提到对当初的一批老朋友的挂念：不知当年之林场吴科长开勋与宋家景诸老弟尚平安否，余（喻）广浩老弟身地何处？

画已绘好，面对气势恢弘的作品，听着围观者的赞美之词，感觉有些超出了预期的天门山景区公司的人有些彷徨，私底下求助姜玉平：价值太大了，润笔费该给多少合适？于是，姜玉平腆着脸和先生商量，征求他的意见，得到的答复是：你说多少就多少，成交！

吾乡有无名之山

凡是涉及张家界的事，能做的，先生总是不吝时间和精力去帮、去做！

公开的资料显示，他三上张家界作画，还为索溪峪、百丈峡等景区景点题字，并第一个在香港举办了“张家界画展”。他创作了若干幅以张家界为主题的作品，包括《二千八百柱》和《索溪无尽山》等。

先生对这片生他养他的热土，感情炽热而深情。在画作《二千八百



柱》题跋上，他这样写道：吾乡有无名之山曰张家界 贤者游斯山，无不叹是山之奇绝，诡秘。

这些都只是公开了的。实际上，仅2001年之后，大伯来张家界的次数就不下5次。姜玉平眯着眼睛回忆，那年，在游览了金鞭溪、黄石寨之后，在田家台山庄休憩停留时，先生突然要他站好，提笔要给他勾一幅画像。

那一刻，他站，先生画，许宗亮、喻广浩、黄俊杰等人在一旁见证

那一个小时的模特时光，成为姜玉平一辈子永难忘却的记忆。

大伯不但是性情中人，而且心很

细致，谁对他好，他心里敞亮着。多年后，回忆起这段往事，一向豪爽的姜玉平，眼里有些湿润。

我的家乡就像自己的被窝。尽管身体越来越差，大伯对家乡人、对家乡事，越来越割舍不下。前几年，姜玉平去黄永玉的家里探望，黑妮说老爸身体不好，让他休息下，没想到被先生听到声音了，招呼他：小姜来了？进来坐，喝茶！

喝茶，聊的多是家乡事、家乡情。

在姜玉平心中，大伯这一辈子经历的事情太多了，有过很多苦难，也有过很多精彩，他用一辈子的勤奋，活成了很多人心中仰望的大神。

先生在回望自己的世纪人生时多次说道：有朝一日告别世界的时候我会说两个满意：一，有很多好心肠的朋友。二，自己是个勤奋的人。

的确，他做到了。

在他走了后，被他写进《天门山传奇》题跋里的宋家景先生，90岁高龄了还对当初两人在一起的经历和故事念念不忘，童心未泯地找着姜玉平要照片要证明。很多先生熟悉和不熟悉的人，了解他和不了解他的人，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怀念他。

我与我周旋久，宁作我。如同他在《世说新语》里最喜欢的一句话，黄永玉，永远就是黄永玉。

（文中部分资料参考《人物》李斐然相关报道，在此致谢）



黄永玉和姜玉平及家人在聊天。



黄永玉先生在金鞭溪散步。